

ZDENĚK SVĚRÁK

斯维拉克

布 拉 格 故 事 集



错失之爱

[捷克]兹旦内克·斯维拉克 著

徐伟珠 译

U J E T Á L Á S K A

ZDENĚK SVĚRÁK

斯维拉克

布 拉 格 故 事 集

错失之爱

UJETÁ LÁSKA

[捷克]兹旦内克·斯维拉克 著
徐伟珠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Nové povídky

Copyright © Zdeněk Svěrák, 2011

Illustrations © Jaroslav Weigel, 2011

All rights reserved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zech by Fragment, Prague.

Publishing rights are represented by Aura-Pont agency, www.aura-pont.cz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18-58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错失之爱 / (捷克) 兹旦内克·斯维拉克著；徐伟珠译。-- 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9.5
(布拉格故事集)

ISBN 978-7-5339-5612-7

I . ①错… II . ①兹… ②徐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－小说集－捷克－现代
IV . ① I52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9997 号

错失之爱

[捷克] 兹旦内克·斯维拉克 著

徐伟珠 译

策 划	读蜜传媒
责任编辑	瞿昌林
封面设计	斐一龄
排版制作	苗向伟
责任印制	张丽敏
插图作者	[捷克] 雅罗斯拉夫·威格尔 米哈尔·威格尔
出版发行	浙江文艺出版社
网 址	www.zjwycbs.cn
联系 电 话	0571—85152727
经 销	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字 数	120 千字
印 张	6.5
插 页	4
版 次	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39-5612-7
定 价	3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兹旦内克·斯维拉克

捷克著名编剧、演员、词作者、小说家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编剧，“最伟大的捷克人”之一。

1936年生于布拉格，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专业。曾做过中学教师、电台编辑、自由撰稿人等。72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，即荣登捷克图书畅销榜。在捷克，平均每20个人里，就有一个是他的读者。作品被译为英、俄、日等语种在全球多国出版。

获奖简况

1987年，《我的甜蜜家园》荣获第5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（提名）

1992年，《青青校树》荣获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（提名）

1996年，《给我一个爸》荣获第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、最佳编剧

1997年，《给我一个爸》荣获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

2005年，当选为捷克电视观众票选的30个“最伟大的捷克人”之一

2008年，《布拉格练习曲》荣获捷克电影金狮奖

2011年，荣获捷克电影金狮奖终身成就奖

2012年，《错失之爱》荣获捷克镁文学“读者奖”

2014年，《赤足》荣获捷克镁文学“读者奖”

2014年，荣获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杰出贡献奖

2018年，《赤足》荣获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（提名）

徐伟珠

江苏无锡人。1990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学院语言文学专业。在捷克学习、工作十余年。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专业副教授。翻译作品有《洪水之后》《终极亲密》《严密监视的列车》和《雪绒花的庆典》等。



读一页书 舔一口蜜

北京读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策划



致中国读者

还是一名高中生时，我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作家，写短篇故事而不是长篇小说。长篇作家似一介农夫，而短篇作者则像一个园丁。在短篇故事里，语言的分量远超过小说。所以读大学时我选择捷克语言和文学作为专业，就是要完美地理解母语的词汇。

然而命运没有让我走上作家之路，我成了电影编剧、广播剧和戏剧作者，同时是一名演员。对言辞的热爱映照在我的剧本中，我的剧本不是导演的拍摄指南，而是文学创作。当然它们有欠缺，太过健谈，关注对话多于画面本身。但这正是由我担纲编剧摄制而成的影片，时常得到盲人群体啧啧称道的缘由，因为他们能听懂那些电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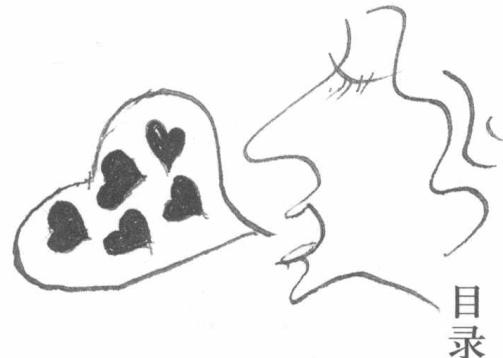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步入暮年，期待能自由不羁地叙写一些故事时，我回归到短篇小说创作。我不必为迎合剧作家或者导演的要求多次重写和改变自己的作品。当我坐到电脑前敲击文字，我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这就如同在路上偶然发现了一枚樱桃核或李子核，我要把它们还原成果，探寻之前发生和之后可能发生的故事，填充其果肉和果汁。

当今短篇小说的概念已然发生改变。一些作者的写作几

乎基于这样的理解，即他们的叙事无需有意义，他们的文本想结束就结束，就那么简单。我跟他们不属于一类。我喜欢为自己的故事找到适合的句号。

我自认为是个幽默之人，这既适用于我的表演，也适合我的写作。我希望两者都给人带来乐趣。我热爱幽默，那种介于快乐和悲伤边缘的幽默。我不知道在您阅读我的文字时是否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在您的脸上浮现起微笑，我就满足了。

Zdeněk Svěrák



目录

致中国读者 … 1

伯利恒之光 … 1

班级聚会 … 17

错失之爱 … 35

复视 … 55

温泉疗养院 … 93

购物 … 113

体面的出租车司机 … 137

在火车上 … 155

四月故事 … 165

译后记：布拉格之光 … 191

伯利恒之光



我朝窗外望去，天上下起了雪。

我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手握小铁锤，钉子叼在嘴里，走向我们庇护工场¹的窗户。我把额头紧紧抵在冰冷的窗玻璃上，像傻瓜那样，看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落下来。因为一年时间过去了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第一场雪落下时的壮观场面。眼前的一切都脏兮兮的，工具棚所在的庭院里满地泥泞，那是

1. 庇护工场是为伤残人士提供工作的场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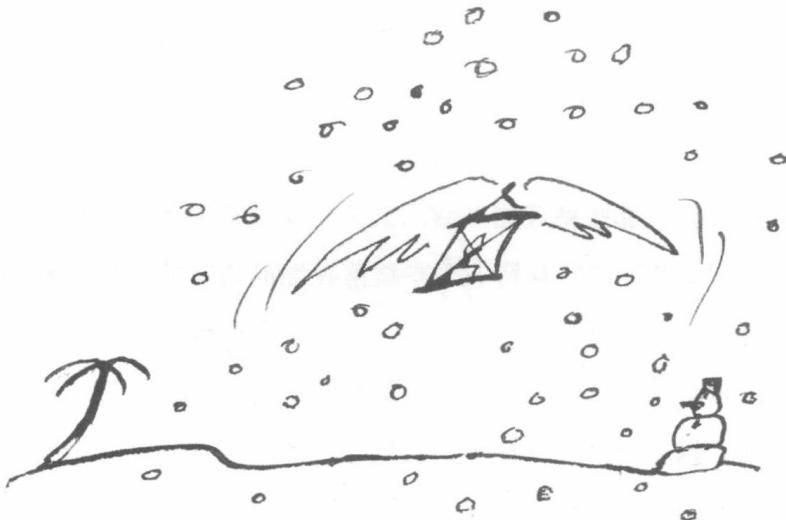
被我们踩踏的，工休间隙我们都去院子里抢球嬉闹，玩跳房子游戏。

雪花一路扑下来。然而当我定神观察，发现雪并没有真的落下去。那些粘连在一起的大朵雪花似乎并不愿意降落到泥淖里，因为它们看到了那些跌落在地的雪花的下场：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。于是它们千方百计拖延时间，像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模仿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那样，在空中盘旋，有的还往上舞动一下：棒极了，我们还不会死去。直到它们实在支持不住，才一头坠下去，转眼就没了踪迹。

我一定要把这个景象告诉爸爸。爸爸准会赞许说：“小子，你的观察力不错呀，我真没想到。”我喜欢被爸爸夸奖，每一次我都会幸福得像一只跳蚤。

此时眼前的景象是，在工具棚的屋顶上，那些雪花已经待住并且存活了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将迎来一个白色的圣诞节。爸爸说，白色的圣诞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诞节。如今我已不大相信圣诞老人一说，而在十五岁之前，我一直坚信圣诞老人是存在的。因为我有些弱智，而智障儿童领悟所有的事情都要比别人慢一拍。

“圣诞老人是传说，彼得。”去年爸爸这样告诉我，“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耶稣是存在的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的苦难会更大。”爸爸说，假如不存在耶稣，他和妈妈会不堪生活的重负。所以我铭记在心：圣诞老人不存在，耶稣是存在的。



我爱我的爸爸，不过我没少惹他生气。主要因为我话太多了，喋喋不休，许多事情爱反复追问个不停。如果我能沉住气，保持沉默的话，我会更加出色。我倒是很想那样做，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

“彼得，别傻看着了，来干活吧！”我们的师傅冲我喊起来。

嗯，我得从窗户边回到工作台干活了。这阵子我们庇护工场的任务是制作鸟窝和喂料盒。做鸟窝我已经很拿手，然而做喂料盒却还很生疏，尤其那个盒盖。打个比方，譬如我做的鸟窝能得 5 分的话，那么喂料盒只能得 3 分。可你们还

没看到尹德拉做的喂料盒呢！师傅对他说：“尹德拉，你看过电影《雪人》¹没有？看过吧。你这哪是喂料盒啊，简直就是‘建在鸡腿上的小木屋’，它对于丑陋的巫婆来说也许是个理想的住处，可在鸟儿们眼里太吓人啦。”

整个庇护工场哄然大笑起来。汤姆乐得拿锤子直往台钳上砸，砸得火花四溅。而比我更加迟钝的卡雅，则不停地念叨：“给丑陋的巫婆住！建在鸡腿上！”刚开始尹德拉没有笑，委屈得像要哭的样子，后来也咧开嘴乐了。他做的喂料盒带给大家这么多乐子，他自己也很开心。

我不知道师傅的肚子里怎么盛得下那么多笑话，我们喜欢那些玩笑，曾再三恳求师傅再讲一遍，师傅却说笑话重复第二遍就不好笑啦。现在他站到了窗户边，也在注视外面的雪。

“孩子们，我们把做鸟窝的活儿留到春天再干吧，”师傅背对着大家发话，“大雪把鸟儿们的食物都盖住了，如果现在急需什么的话，那肯定是喂料盒。它们在市场上一定抢手。”

卡雅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的“手”要被抢去，但师傅从卡雅手里收走了已经切割好的用以做鸟窝的木块，把喂料盒图纸放到他的工作台上，说：“别说话，锤子要握住手柄末端，不然会砸到手指头的。”

1. 苏联电影，住在鸡腿木屋里的巫婆雅迦是斯拉夫童话中的著名人物。

锤子要握住尾部，这我早就明白。师傅又说：“孩子们，这可是基本功。以后我再看到谁不握住锤子的末端，就知道他将来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工匠，就像手电筒那样长久不了。话说等我们真的只能去生产手电筒了，你们才可以把锤子握成卡雅那个傻样。”关于手电筒，其实这也是一个笑话。只不过卡雅没听出来，他还以为我们工场真的要生产手电筒了呢。

我把喂料盒用钉子铆在一起，一只手紧紧握在锤子柄的末端，好让师傅一眼就能瞧见。

爸爸在工场外面等我，头上戴了那顶实用的鸭舌帽，手里提着边角磨损了的公文包。说这顶鸭舌帽实用，是因为它有内嵌式的耳罩，在冬天里可以翻下来。现在爸爸就把耳罩翻下来了，因为冬天到了。

“我也要一顶实用的帽子。”我请求。

而爸爸回复我说：“首先我们要互相问候，彼得。”

“你好，爸爸。”我说。

“你好，彼得。”爸爸回答，并且亲了我一下。

“我也要一顶实用的帽子。”我重复。

“我们得先去看医生，我给你预约好了。”爸爸牵起我的手，因为我们必须横穿马路，很可能我会再一次惊慌失措，冲到某一辆行驶的汽车跟前。随着喇叭声此起彼伏鸣响成一片，司机们会拍击自己的脑门，像白痴那样一脸不解。

闵奇什医生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，说我长得那么快，像

是从水里蹿出来似的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药一直在服用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跟闵奇什医生几乎零距离挨着，都能听见他鼻腔里发出的哨音，看见几根黑色的鼻毛从他鼻孔里探出头来。

“你都长肌肉了，像个大力士，”医生双手抚摸着我的肌肉，说，“看得出来，你已经从事体力活啦。”

“医生先生，您有口臭。”我答非所问。

“彼得！”爸爸将我喝住。

医生却微微一笑，退后了一步说：“没关系，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是的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们不应该撒谎。”我说。

“您看，这孩子就是这样，”爸爸说，“他逢人就这样。他不懂得哪些举止合适，哪些失礼。”

“这可不好说。还尿床吗？”医生询问。

“已经能憋住尿了。”爸爸回答，这是事实。

当医生往电脑里写东西的时候，我想给他描述这场雪，告诉他那些雪为什么不愿意落到地面上，好让医生也知道我拥有怎样的观察力。可是爸爸制止说不能耽误医生的时间，等我们出门后再聊。

走到外面我再一次恳求，想要一顶实用的帽子。爸爸叹